

我走在
我之上



郭詩吟
11.10

李光 敬贈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④ 新加坡南大

會是以此集獻給

創立

一〇一周年的寬柔

十周年的母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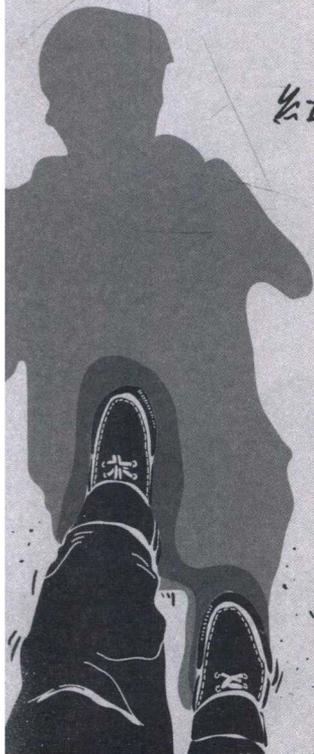
廿周年的中心

及

給寶二婚的父母

Hello,
我是媽媽 Sharon

Hello,
我是爸爸 Choon Choon





兒

- 廿2 露
- 廿3 甜蜜與痛苦
- 廿4 腹部健美器
- 廿5 並蒂花
- 廿6 刷牙
- 廿7 潔癖
- 廿8 篩子
- 廿9 臭了
- 3十 奇蹟
- 卅1 作家
- 卅2 關於未來
- 卅3 飛起來的你我
- 卅4 淚的功能
- 卅5 死的自覺

- 卅6 時光也想依偎
卅7 你說
卅8 唇色無邊
卅9 溫柔的距離
4十 賺到
卅1 現在
卅2 戀模
卅3 我走在我之上
卅4 暖和
卅5 游心
卅6 盡頭
卅7 表情
卅8 敬業樂群
卅9 存在
5十 睡前娃娃
五1 席捲人心的春
五2 水的自述
五3 草問

- 五6 喘
 五8 棉被
 五9 靈感
 6十 人家顧小孩你在做啥
 六2 汰掉你
 六3 崖
 六4 全部
 六5 《聖誕玫瑰》：輪椅上的玫瑰
 六7 《登堂入室》 In the House：作者與讀者
 六8 等一個也許
 六9 奔月成胡
 7十 《西遊·降魔篇》：降魔
 七1 月的傾聽
 七2 811同學會：不想紅白才相見
 七3 稀奇列
 七4 微醺
 七5 赤道人誠悻
 七6 等待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七7 詩屍
 七8 循環論證
 七9 懼焦
 8十 一種飛的想象
 八1 累也



- 八4 重生
 八6 追雲逐月
 八9 雲南園路上問答
 九1 討債
 九3 聽列想哭時
 九5 風雨手
 九7 花戀蝶
 九9 《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對岸的綠光
 百2 吾月吾日, 噩靈益散 (二首)
 百4 憶年華
 百6 迷游
 百8 拜金教
 百十 一個大馬的你
 百12 書給背影
 百14 小乖兒世界
 百16 三秒鐘
 百19 遜的人不配看
 百22 從賣番薯到賣菜: 下南洋的阿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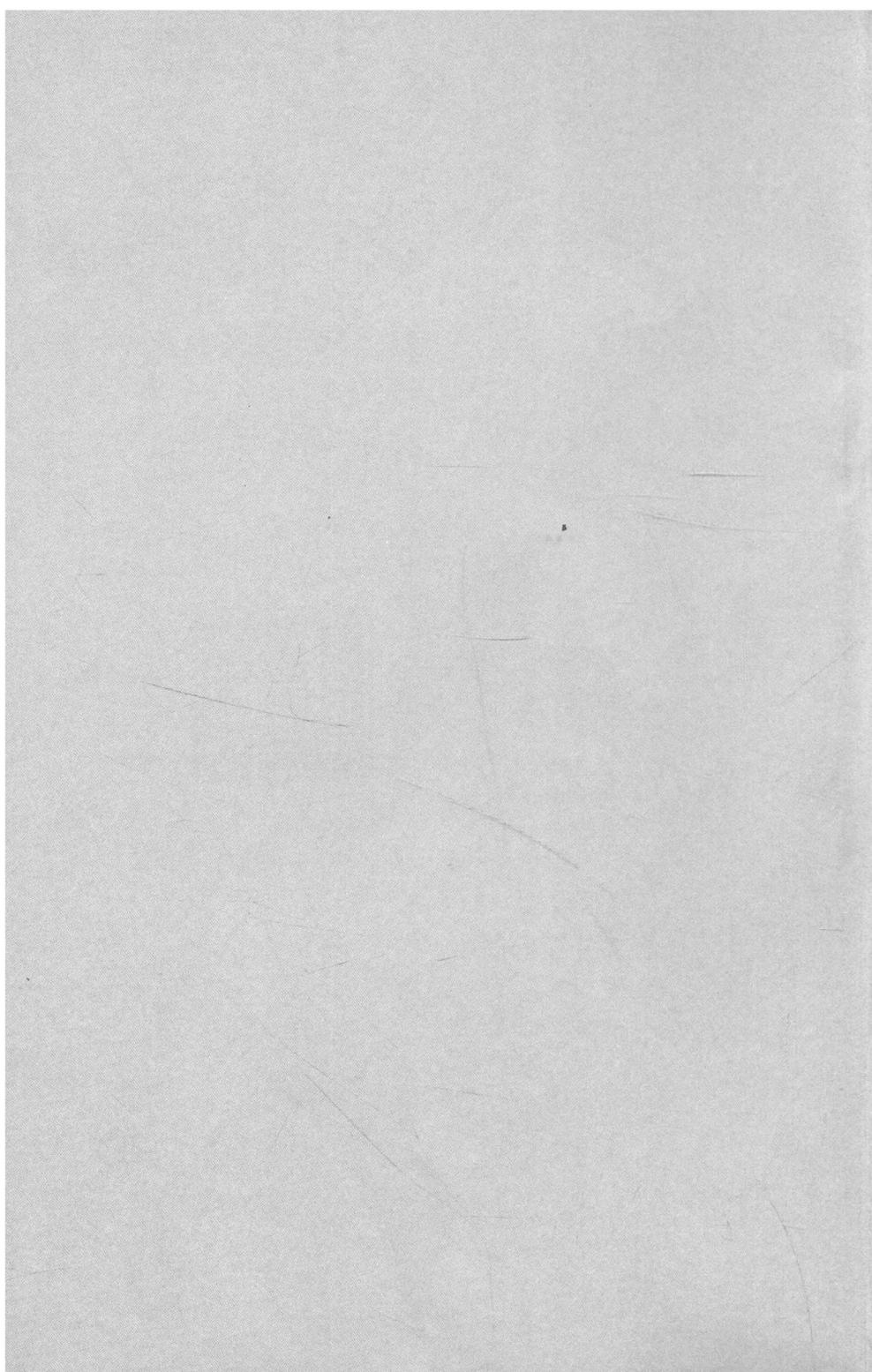


按詩歌長短分三部分, 借三位友人的身高表示。
 如火兒最矮, 此部分詩歌最短, 以此類推。

李之敬贈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② 新加坡南大



卷是以此集獻給
創立

一〇一周年的寬柔

十周年的母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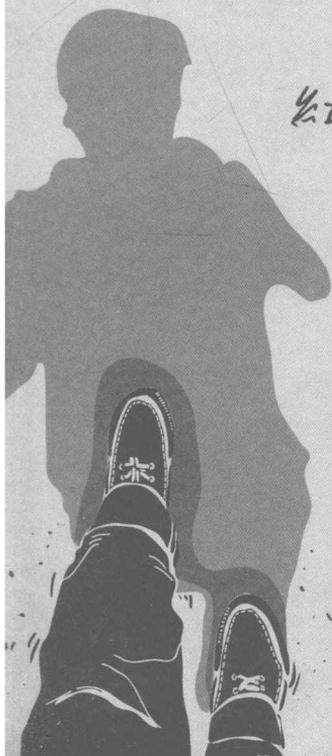
廿周年的中心

及

Hello,
我是媽媽 Sharon

紅寶結婚的父母

Hello,
我是爸爸 Choon Choon





兒

- 廿2 露
廿3 甜蜜與痛苦
廿4 腹部健美器
廿5 並蒂花
廿6 刷牙
廿7 潔癖
廿8 篩子
廿9 臭了
3十 奇蹟
卅1 作家
卅2 關於未來
卅3 飛起來的你我
卅4 淚的功能
卅5 死的自覺

- 卅6 時光也想依偎
卅7 你說
卅8 唇色無邊
卅9 溫柔的距離
4十 賺到
卅1 現在
卅2 戀模
卅3 我走在我之上
卅4 暖和
卅5 游心
卅6 盡頭
卅7 表情
卅8 敬業樂群
卅9 存在
5十 睡前娃娃
五1 席捲人心的春
五2 水的自述
五3 草問

- 五6 喘
五8 棉被
五9 靈感
6十 人家顧小孩你在做啥
六2 汰掉你
六3 崖
六4 全部
六5 《聖誕玫瑰》：輪椅上的玫瑰
六7 《登堂入室》 In the House: 作者與讀者
六8 等一個也許
六9 奔月成胡
7十 《西遊·降魔篇》：降魔
七1 月的傾聽
七2 811同學會：不想紅白才相見
七3 稀客列
七4 微醺
七5 赤道人試悸
七6 等待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七7 詩屍
七8 循環論證
七9 懼焦
8十 一種飛的想象
九1 累也



- 八4 重生
 八6 追雲逐月
 八9 雲南園路上問答
 九1 討債
 九3 聽到想哭時
 九5 風雨手
 九7 花戀蝶
 九9 《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對岸的綠光
 百2 吾月吾日, 噩靈益散 (二首)
 百4 憶年華
 百6 迷游
 百8 拜金教
 百十 一個大馬的你
 百12 書給背影
 百14 小乖兒世界
 百16 三秒鐘
 百19 遜的人不配看
 百22 從賣番薯到賣菜: 下南洋的阿公



按 詩歌長短分三部分, 借三位友人的身高表示。
 如火兒最矮, 此部分詩歌最短, 以此類推。

好像很香的序

八年後的回答

八年前，我無意間朝她的心湖扔進了一顆石子。
八年後，漣漪緩緩泛升，一朵出水芙蓉。

2006年8月，我初次登上南大的講台，為中文系第一屆的同學講授唐詩。二年級的他們，褪去了新鮮人的青澀，睜着求知若渴的眼睛，望着我這個陌生人。

既然是唐詩課，我們來“開宗明義”，談談什麼是“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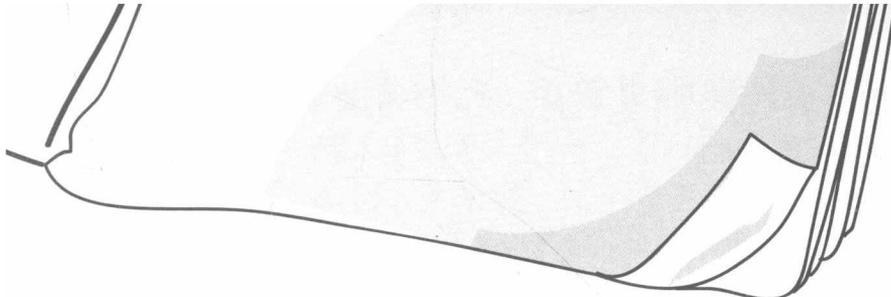
什麼是“詩”？

學生們害羞地低下了頭，全場靜默。

那麼，我來看看誰能回答我。

我打開選課名單，班上有兩位同學的名字裏，有“詩”這個字。

我請她們先後回答。其中一位很俏皮地說：“詩是我個人的觀托。”我說：“敢情你就是——一首詩呀！”笑聲打破了我們彼此間的距離。



八年後，這位已經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職場的同學，用一本詩集回應我。她說始終還在想著：“詩是什麼？”覺得當時的回答太輕率，用她的話說，就是“好廢！”

那一顆沉溺在她心湖底的石子時而翻滾著，她用寫詩來反覆思索。捧着她的詩集稿本《我走在我之上》，讀着她手寫的文字：“謹以此集獻給創立一〇周年的黨委、十周年的母系、廿周年的中心及紅寶石婚的父母，我的心湖也漾起了記憶的波光。”

是的，記憶。那天的課堂，我說詩是“記憶”；詩是“技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能夠用文字書寫且富有情思，靠的不只是天才，還要“技藝”。我用孫燕姿唱的“眼淚成詩”當例子，告訴同學們“傷口化作玫瑰”才是詩——傷口結痂了，殘餘了疤痕，那是提醒我們的“記憶”。傷口不能化成玫瑰，疤痕也只是疤痕而已。歌詞裏還有“字不醉人人自醉”，這裏的“人”，是詩人，也是讀者。人人未必都能成詩人，但人人都可以當讀者，文章千古事，我們和千年前的唐人以詩相遇。

學生要求成為詩集寫序，我學著她的俏皮，說：
“一言難盡哪！”

她說：“老師就寫‘一言難盡’四個大字給我好啦！”

的確是一言難盡。用專業的評論來分析這本詩集固然不成問題，我並不願這麼做。對於我，這本詩集是個禮物，重在情意，而非物質內容，我不想客觀對待她。我的“一言難盡”，是她讓我回想了八年前來到南洋執教的初衷。

我曾經給當年的院長和系上同仁發過一封電郵，談自己決定離位開台灣工作崗位的內情，起首寫著：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而我，能留下什麼呢？”

原本的一年教學計畫，在最後一節課同學們的淚光中動搖了。同學們對我說：“老師你能不能不要走？至少，看著我們第一屆畢業。”

“台灣的學術單位不缺我一位研究人員，如果南洋的華文教育需要我，我願意付出。”本著這樣的信念，我留下了。看著第一屆到今年第六屆的學生畢業，算算有六百多位了。

◎此序也刊登於《聯合早報·現在》，2014年8月23日，第2版。◎